全梁文/卷四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四十七

陶弘景（二）

卷四十七

陶弘景〈二〉

发真隐诀序〈《道藏》本「尊」字号《华阳陶隐居集》上「发」作「登」〉

昔在人间，已钞撰真经脩事字两卷，於时亦粗谓委密；顷岩居务静，颇得恭洁，试就遵用，犹多阙略，今更反覆研精〈《道藏》作「构」〉，表里洞洽，预是真学之理，使了然无滞，一字一句，皆有事〈原作「字」，今据《道藏》本校改〉旨，或论有以入无，或据显而知隐，或推机而得宗，或引彼以明此，自非闲练经书，精涉道教者，率然览之，犹观海尔；必须详究委曲，乃当晓其所以，故道备七篇，义同高品。尝闻古言：非知之难，其在行之。意非学之难，解学难也，屡见有人，得两三卷书，五六条事，谓理尽纸上，〈原脱，据《道藏》本补〉便入山脩用，动积岁月，愈久昏迷，是未造门墙，何由眄其帷席？试略问粗处，已自茫然，皆答言经说止如此，但谨依存行耳。乃颇复开动端萌，序导津流，若直智尚许人，脱能欣尔感悟，询访是非；至於愚迷矜固者，便径道君何以穿凿异同，评论圣文；或有自执己见，或云承师旧法，永无启发对扬之怀；此例不少，可为痛心。夫经之为言径也，经者，常也，通也，谓常通而无滞，亦犹布帛之有经耳，必须铨综纬绪，仅乃成功，若机关疏越，杼轴乖谬，安能斐然成文？真人立象垂训，本不为朦狡设言，故每标通衢，而恒略曲径，知可教之士，自当观其隅辙。凡五经子史，爰及赋颂，尚历代注释，犹不能辨，况玄妙之秘途，绝领之奇篇，而可不探括冲隐，穷思寂昧者乎？既撰此真诀〈《道藏》本作「粗立」二字〉，乃辍书而叹曰：若使顾玄子〈《道藏》本作「平」〉在此，乃当知我心理所得，几於天人之际，往矣如何，孰与言哉，方将寄〈原脱，据《道藏》本补〉之於玄会耳。〈本集。《道藏》「尊」字

号《华阳陶隐居集》〉

真灵位业图序

夫仰镜玄精，睹景耀之巨细，俯盼平区，见岩海之崇深，搜访人纲，究朝班之品序，研综天经，测真灵之阶业；但名爵隐显，学号进退，四宫之内，疑似相参，今正当比类经正，雠校仪服，埒其高卑，区其宫域；又有指目单位，略说姓名，或任同秩异，业均迹别者，如希林真人为太微右公，而领九宫上相，未委为北宴上清，当下亲相职邪？诸如此类，难可必证。谓其并继所领，而从高域粗，事事条辨，略宣後章，辄以浅识下生，轻品上圣，升降失序，梯级乖本，惧贻谪玄府，络咎冥司，今所诠贯者，实禀注之奥旨，存向之要趣，祈祝跪请，宜委位序之尊卑，对真接异，必究所遇之轻重，虽同号真人，真品乃有数，俱目仙人，仙亦有等级千亿，若不精委条领，略识宗源者，犹如野夫出朝廷，见朱衣必令史，句骊入中国，呼一切为参军，岂解士庶之贵贱，辨爵号之异同乎？〈本集。〉

本草序

隐居先生在於茅山岩岭之上，以吐纳馀暇，颇游意方技，览本草药性，以为尽圣人之心，故撰而论之。旧说皆称神农本经，余以为信然。昔神农氏之王天、下也，画八卦以通鬼神之情，造耕种以省杀生之弊，宣药疗疾，以拯夭伤之命，此三道者，历众圣而弥彰，文王孔子，彖象击辞，幽赞人天；后稷伊尹，播厥百谷，惠被群生；岐黄彭扁，振扬辅导，恩流含气；并岁逾三千，民到於今赖之。但轩辕以前，文字未传，如六爻指垂画象，稼穑即事成迹，至於药性所主，当以识识相因，不尔，何由得闻？至於桐雷，乃著在於编简，此书应与《素问》同类，但後多更脩饰之尔。秦皇所焚，医方卜术不预，故犹得全录，而遭汉献迁徙，晋怀奔迸，文籍焚靡，十不遗一。今之所存，有此四卷，是其本经，所出郡县，乃後汉时制，疑仲景、元化等所记。又云，有《桐君采药录》，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，论其佐使相须，魏、晋以来，吴普、李当之等，更复损益，或五百九十五，或四百四十一，或三百一十九，或三品混糅，冷热舛错，草石不分，虫兽无辨，且所主治，互有得失，医家不能备见，则识智有浅深；今辄苞综诸经，研括烦省，以神农本经三品今三百六十五为主，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，合七百三十种，精粗皆取，无复遗落，分别例条，区畛物类，兼注名时用土地所出，及仙经道术所须，并此序录，合为七卷，虽未足追踵前良，盖亦一家撰制，吾去世之後，可贻诸知音耳。〈《道藏》尊字号《陶隐居集》。〉

药总诀序

上古神农，作为《本草》，凡著三百六十五种，以配一岁，岁有三百六十五日，日生一草，草治一病，上应天文，中应人道，下法地理，调和五味，制成醪醴，以备四薪为弗服，欲其本立道生者也。当生之时，人心素朴，嗜欲寡少，设有微疾，服之万全；自此之後，世伪情浇，智虑日生，驰求无厌，忧患不息，故邪气数侵，病转深痼，虽服良药不愈。其後雷公、桐君，更增演本草，二家药对，广其主治，繁其类族，既世改情移，生病日深，或未有此病，而遂设彼药，或一药以治众疾，或百药共愈一病，欲以排邪还正，为之原防故也，而三家所列疾病，互有盈缩，或物异而名同，或物同而名异，或冷热乖违，甘苦背越，采取殊法，出处异所，若此之流，殆难案据。寻其大归，神农之时，未有文字，至於黄帝，书记乃兴，於是《神农本草》，别为四经，三家之说，递有损益，岂非随时适变，殊途同归者乎？但《本草》之书，历代久远，既靡师受，又无注训，传写之人，遗误相继，字义残缺，莫之是正，方用有验，布舒合和。〈本集。〉

肘後百一方序

太岁庚辰，隐居曰：余宅身幽岭，迄将十载，虽每植德施工，多止一时之设，可以传芳远裔者，莫过於撰述，见葛氏《肘後救卒方》，殊足申一隅之思。夫生民之所为大患，莫急乎疾疹，疾疹而弗治，犹救火而不以水也。今辇掖左右，师药易寻，郊郭之外，已自难值，况穷村迴陌，遥山绝浦，其间夭枉，焉可胜言。方术之书，卷帙徒烦，拯济盖寡，就欲披览，回惑多端，抱朴此制，实为深益，然尚有阙漏，未尽其善，辄更采集补阙，凡一百一首，以朱书甄别，为《肘後百一方》，於杂病单治，略为周遍矣。昔应璩为《百一诗》，以箴规心行；今予撰此，盖欲卫辅我躬。且佛经云：人用四大成身，一大辄有一百一病。是故身宜自想，上自通人，下逮众庶，莫不各加缮写，而究括之。余又别撰《效验方》五卷，具论诸病证候，因药变通，而并是大治，非穷居所资，若华轩鼎室，亦宜修省耳。葛氏序云：可以施於贫家野居。然亦不止如是，今缙绅君子，若常处间佚，乃可师药有方；脱从禄外邑，将命远途，或祗直禁闱，晨宵闭隔，或羁束戎阵，城垒严阻，忽惊急仓卒，唯拱手相看，孰若便探之枕笥，则可庸竖成医。故备论节度，使晓然无滞，一披条领，无使过差也。〈《道藏》尊字号《陶隐居集》，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五。〉

相经序

相者，盖性命之著乎形骨，吉凶之表乎气貌，亦犹事先谋而後动，心先动而後应，表里相感，莫知所以然。且富贵寿夭，各值其数，董贤甫在弱冠，便位过三公，赀半於国，而裁出三十，身摧家破；冯唐袴穿郎署，杨雄壁立高阁，而并至白首；或垂老玉食，而官不过尉史；或颖慧若神，仅至龆龀；或不辨菽麦，更保黄耆，此又明其偏有得也。〈《道藏》尊字号《陶隐居集》。〉

难镇军沈约均圣论

山民陶隐居仰谘，论云：前佛後佛，其道不异，周室受命，象寄狄鞮，随方受职，西国密迩，厥路非远，唐虞三代，不容未有，事独西限，道未东流，非为姬公所遗，盖由斯法宜隐。燧人火粒，变生为熟，盖佛教之萌兆；周、孔二圣，宗条稍广，见生不忍其死，闻声不食其肉，草木斩伐有时，ㄦ卵不得妄犯，又戒有五校，内者犯人，人为含灵之首；一者害兽，兽为生品之物。内圣外圣，义均理一。咨曰：谨案佛经，一佛之兴，动逾累劫。未审前佛後佛，相去宜几？释迦之现，近在庄王；唐虞夏殷，何必已有？周公不言，恐由未出，非关宜隐。育王造塔始敬王之，既阎浮有四，则东国不容都寡。夫子以华礼兴教，何宜乃说夷法，故叹中国失礼，求之四夷，亦良有别意。且四夷之乐，出要荒之际，投诸四裔，亦密迩危羽之野；禹迹所之，不及河源；越裳白雉，尚称重译。则天竺罽宾，久与上国殊绝，衰周以後，时或有闻，故邹子以为赤县於宇内，止是九州中之一耳。汉初，长安乃有浮屠，而经像眇昧，张骞虽将命太夏，甘英远届安息，犹不能宣译风教，阐扬斯法，必其发梦帝庭，乃稍就兴显，此则似如时致通阂，非关运有起复也。若必以缘应有会，则昔之淳厚，群生何辜？今之浇薄，群生何幸？假使斯法本以救济者，夫为罪莫过於杀，肉食之时，杀孰甚焉，而方俟火粒，甫为教萌，於大慈神力，不有所踬乎？若粳粮未播，杀事难以息，未审前时过去诸佛，复以何法为教？此教之萌，起在何佛？兼四戒犯人，为报乍轻，一杀害兽，受对更重，亦为未达。夫立天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周孔所云，闻声不食，斩伐有时者，盖大明仁义之道，於鸟兽草木，尚曰其然：况在人乎，而可悖虚？非顾内惕寡言，意在缘报睹迹，或似论情顾乖，不审於内外两圣，其是可得是均已不？此中参差，难用顿悟，谨备以谘洗，愿具启诸蔽。〈《广宏明集》五。〉

华阳颂

河篇徵往册，孔记昭昔名。三宿丽天秀，两金标地英。〈枢城〉宅无生乃有，生有

则还空。冥〈一作灵。〉构不待匠，虚形自成功。〈质象〉总神列三府，分涂交五便，阴晖迎夜暂，晨精望晓悬。〈形位〉南峰秀玄鼎，北岭横秦壁。表里玉沙津，周回隐轮迹。〈标贯〉左带柳汧水，右浚阳谷川。怀哉北芒色，井冽凤门泉。〈区别。〉郭千峙留岸，姜巴互远踪，鹤〈一作灵。〉庙或时飨，别宅乃恒恭。〈迹号。〉吴居非知地，越冢讵隐迁。树盖徒低荫，石灶未尝烟。〈类附〉果林郁馀柰，蔬圃蔓馀辛。荧之可烛夜，田泉尝浣尘。〈物轨。〉降辔龟山客，解驾青华童。寝宴含真馆，高会消闲宫。〈游集。〉清歌翔羽集，长啸归云翻。子弦有逸调，空谈无与言。〈才英。〉标舍雷平下，立静连石阴。上道已冲念，飞华当轸心。〈学禀。〉济神既有在，去留从所宜。心迹何用显，冥途自相知。〈业运。〉方隅游琼刃，华阳栖隐居。重离傥或似，七元乃扶胥。〈挺契〉号期行当满，亥数未终丁。迨乃承唐世，将宾来圣庭。〈机萌。〉刊石玄囱土，显诚曲阶门。动静愿矜录，不负保举恩。（诚期。〈本集〉《道藏》本《陶隐居集》）

茅山曲林馆铭

层岭外峙，邃宫内映。仄穴旁通，萦泉远镜。尚德依仁，祈生翊命。且天且地，若凡若圣。连甍比栋，各谓知道。参差经术，跌宕辞藻。孰如曲林，独为劲好。掩迹韬功，守兹偕老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八。《道藏》师字号《茅山志》二十一〉

瘞鹤铭〈并序〉

鹤寿不知其纪也，壬辰岁，得於华亭，甲午岁，化於朱方，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，奚夺我仙鹤之遽也！乃裹以玄黄之币，藏乎兹山之下，仙家无隐□□□我□故立石旌事，篆铭不朽，词曰：

相此胎禽，浮丘著经。余欲无言，尔也何明。雷门去鼓，华表留形。义唯仿佛，事亦微冥。尔将何之，解化□□。西竹法里，厥土惟宁，後荡洪流，前固重扃。左取曹国，右割□□。山阴爽垲，势掩华亭。爰集真侣，瘞尔作铭。〈碑拓本，又汪士鋐瘞鹤铭《改》。案碑题华阳真逸撰，黄长睿《东观馀论》董　　《广川书跋》以为陶隐居，胡仔《渔隐丛话》引《西清吾话》云《道藏》《陶隐居外传》号华阳真逸。〉

吴太极左仙公葛公碑

道冠两仪之先，名绝万世之始者，固言语所不得辨，称谓所莫能筌焉。云何以文字

述今？云何以金石传古？其遂休也，则日月空照，遂默也，则生人长昏。是故出关导以两卷，将升摛其五文，令怀灵抱识之士，知杳冥之有精焉。自时厥後，奕代间出，云篆龙章之牒，炳发於林岫，环辞丽气之旨，藻蔚於庭筵，其可以垂轨范著谣诵者，迄於兹辰。昔在中叶，甘左见骇於魏王，象奉擅奇於吴主，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迈，盖见尤彰彰者矣。公于时虽历游名岳，多居此岭。此岭乃非洞府，而跨据中川，东视则连峰入海，南眺则重嶂切云，西临江浒，北旁郊邑，斯潜显之奥区，出处之关津。半寻石井，日汲莫测其源，三足白麂，百龄不异其质，精灵之所弗渝，神祇之所司卫，麻衣史宗之俦，相继栖托。後有孙慰祖，亦嗣居弥岁。山阴潘洪，字文盛，少秉道性，志力刚明，前住馀姚四明隩，国为立观，直上百里，榛途险绝，既术识有用，为物情所怀，天监七年，郡邑豪旧，遂相率舆出，制不由己，以此山在五县冲要，舍而留止，于兹十有五载，将欲移憩坛上，先有一空碑，久已摧倒，洪意以为荫其树者，尚爱其枝，况仙公真圣之遗踪，而可遂沦乎？乃复建新碑於其所，愿勒名迹以永传，隐居不远千里，寓斯石而镌之。仙公姓葛，讳玄，字孝先，丹阳句容都乡吉阳里人也。本属琅邪，後汉骠骑僮侯庐让国於弟，来居此土。七代祖艾，即骠骑之弟，袭封僮侯。祖矩，安平太守黄门郎。从祖弥，豫章等五郡太守。父焉，字德儒，州主簿、山阴令、散骑常侍大尚书。代载英哲，族冠吴史。公幼负奇操，超绝伦党，神挺标峻，精辉卓逸，坟典不学而知，道术才闻已了，非复轨仪所范，思识所该，特以域之情理之外，置之言象之表而已。吴初，左元放自洛而来，授公白虎七变、炉火九丹，於是五通具足，化遁无方。孙权虽爱尝仙异，而内怀猜害，翻、琰之徒，皆被挫斥，敬惮仙公，动相谘禀。公驰涉川岳，龙虎卫从，长山盖竹，尤多去来，天台兰风，是焉游憩，特还京邑，视人如戏，诡谲倜傥，纵倒山河，虽投凫履坠，叱羊石起，蔑以加焉。于时有人，漂海随风，眇濟无垠，忽值神岛，见人授书一函，题曰寄葛公，令归吴达之。由是举代翕然，号为仙公。故抱朴著书，亦云余从祖仙公，乃抱朴三代从祖也。俗中经传所谈，云己被太极铨授，居左仙公之位。如《真诰》并《葛氏旧谱》，则事有未符，恐教迹参差，适时立说，犹如执戟侍陛，岂谓三摘灵桃，徒见接神役鬼，安知止在散职，一以权道推之，无所复论其异同矣。仙公赤乌七年太岁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，长往不返，恒与郭声子等相随久，当授任玄都，祗秩天爵，佐命四辅，理察人祗，瞻望旧乡，能无累累之叹，顾盼後学，庶垂汲引之慈，敢藉邦族末班，仰述真仙遗则云尔。

九垓夐绝，七度虚悬。分空置境，聚气构天。物滋数後，化超象前。命随形转，神寄业传。霜野於襄，竹柏翠微。泉墟共往，彭羡独归。生因事摄，年以学仙。如金在冶，如布在机。仙公珪警，临龆发颖。襄童比迹，项孺联影。濯质绮闱，凝心黛岭。虎变已摅，龙輈遂骋。揭来台霍，偃蹇兰穹。碧坛自肃，玉水不穷。巡芳沐道，怀古测衷。表

兹峻碣，水扇高风。兰风寓憩，已勒丰碑。此土旧居，巡镌贞琰，今之远裔，仰慕清尘。敬思刊树，传芳来叶。〈本集〉

许长史旧馆坛碑

悠哉旷矣，宇宙之灵也，固非言象所传，文迹可记，然则後之人奚闻乎？含吐万有，化育群生，本其所由，义归冥昧。至於形域区分，性用殊品，事限观听，理穷数识者，倘或可论山之高，海之广，夫何故，以其有容焉。大天之内，复有小天三十六所并，拓寓地空，亘涂水脉，辟闱风岫，通气云巘，此山本号句曲，其下是第八洞宫，名曰金坛华阳之天，周回一百五十里，分置三府，前汉元帝世，有咸阳三茅君得道，来掌此任，故称茅山，具详传记。至晋太和元年，句容许长史在斯营宅，厥迹犹存。宋初，长沙景王就其地之东，起道士精舍。梁天监十三年，敕质〈《茅山志》作「贸」〉此精舍，立为朱阳馆，将远符先徵，定祥火历，於馆西更筑隐居住止，十四年，别创郁冈斋室，追玄洲之踪，十七年，乃缮勒碑坛，仰述真轨。真人姓许，讳穆，世名谧，字思玄，本汝南平舆人，後汉灵帝中平二年，六世祖光，字少张，避许相谗侠，乃来过江，居丹阳句容都卿之吉阳里，後仕吴，为光禄勋，识宇亮拔，奕叶才明。祖尚，字元甫，有文章机见，吴中书郎。父副，字仲先，器度淹通，风格清简，晋剡令、宁朔将军、下邳太守、西城侯长史，副第五子也，正生少知名，简文在藩，为世表之交，起家太学博士，朝纲礼肆，儒论所宗，出为馀姚令，勤恤民隐，惠被邻邑，徵入觊闱，纳言帝侧，升平末，除护军长史、本郡中正，外督戎章，内诠茂序，遐邦肃律，乡采砥行。太和中，迁给事中、散骑常侍，蝉冕辉华，事归尚德，简文践极，方优国老，儻值晏驾，於焉告〈原误「造」据《茅山志》校改〉退，专静山庐，以脩上道，君虽搢绂朝班，讽议庠塾，而心标象外，志结霞门，第〈原误「弟」，今据《茅山志》改〉兄远游，永和四年，长〈《茅山志》作「嘉」〉遁不返。君尚想幽奇，岁月弥轸，恒与扬君深神明之契，兴宁中，众真降扬，备令宣谕，龙书云篆，佥然遍该，灵谟〈原误「模」，今据《茅山志》改〉奥旨，於兹必究，年涉悬车，遵行愈笃。太元元年，解驾〈原误「笃」今据《茅山志》校改〉违世，春秋七十有二。子孙〈原作「侄」，今据《茅山志》校改〉礼窆虚柩於〈原误「悬」，今据《茅山志》校改〉西大墓，京陵之踪未远，飞剑之椁在焉。谨案《真诰》，君挺命所基，缘业已久，周武王世，九宫上相长里薛公之弟也，兼许肇遗功，复应垂祉後胤，故乘运托生，因资成道，玉札所授，为上清真人，爵登侯伯，位编卿司，理仙抚治，佐圣牧民矣。真传未显於世，莫能具述。长史第三子，讳玉斧，世名翔，字道翔，正生母陶威女，先亡，已得在洞府，易迁宫中。君清颖莹洁，特绝世伦，郡举上计掾，不赴，秕糠尘务，研精上业，即弘景玄中之真师也。恒居此宅，缮修经法，扬君

数相从就，亟通真感，太和五年，於兹告逝，时年三十。《真诰》云，後十六年，当度东华，为上相清〈《茅山志》作青〉童。君之侍帝，晨受书为上清仙官。与谷希子并职。帝晨之任，比世侍中。〈《茅山志》此八字系小字注〉君长兄揆，世名田川，次兄虎牙，世名联，并亦得道。揆今有玄孙灵真在山，敕立嗣真馆。以褒远祖之德。皇上乘弘誓本力，来君此土，焘育苍祇，范铸群品，导法开俗，随缘启教，以隐居积蕴，三真经诰，久栖华阳，宜还旧宅，供养脩理，乃敕工匠建兹堂，请即仰祗帝则，兼阐大猷，束〈《茅山志》作「柬」〉位青坛，西表素塔，坛塔之间，通是基趾，埋瓴揜瓦，投锸便埴，紫烟白雾，缠为〈《茅山志》作「徊」〉荫盖。宅南一井，即长史所穿，井南大塘，乃郭朝遗制，源出田公之泉，路通姜巴之轨，傍枕雷平，前瞰下泊，东际连冈，北横长岭，柳汧阳谷，俱会西垂，四域之内，皆谓之金陵地肺者也。长史所居，尤为标胜，方将驷云虬而高骋，驱奔鹤以追风，望洪涛之浩汗，眷故都以浸远。古人有言，匪作奚传。敢刊石颂，永属来贤。

浑枢鸷气，方祗吐灵。依性分境，传识赋形。化通八寓，功浹四溟。巡迹电灭，测体渊渟。旋区岳立，互海云舒。抟风泳水，蹠实凭虚。亦有幽匠，开石架庐。情高身远，天府地居。萦峦巴曲，画壤肺浮。五闱面启，九涂环周。长隰旁岭，交汧比流。乃称龙伏，实谓金丘。昔在西汉，三茅来宾。爰暨东晋，二许怀真。裁基浚井，栖道接神。允膺辅圣，锡兹侍宸。参差年代，絪緼名氏。书诰具宣，精华未弥。甄甀将沦，沈阶已毁。拱树霜摧，脩庭草委。肇馆华阳，岁躔二纪。永观前猷，聿遵洪轨。帝曰懋哉，尔焉斯止。经之营之，轮乎奂矣。胜殿密响，泻瓶扬芬。瑶宫碧简，绚采垂文。璚函玉检，绮幕绣巾。兰缸烈耀，金炉扬熏。桐柏双教，方诸兼学。并证心清，俱漏身浊。离有离无，且华且朴。结号虚皇，筌法正觉。药徵质莹，禅感慧通。飞行歊怳，扪景带虹。振苦排鄣，还明返聪。物言是力，我见无功。纷纷千古，汗漫两仪。三相幻惑，舟壑自移。缘来则应，不虑不为。式题龟录，人天鉴知。〈本集，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八，《道藏》「师」字号《茅山志》〉

茅山长沙馆碑

夫万象森罗，不离两仪所育〈《茅山志》作「有」〉，百法纷凑，无越三教之境，缙绂之士，饰礼容於闱阁，耿介之夫，扬旌麾於门〈《茅山志》作「山」〉裔，铭曰：

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。皇王受命，三才乃理。惟圣感神，惟神降祉。德被歌钟，名昭图史。友于兄弟，敬惟西宣。言追茂实，用表遗先。敢循旧制，有革杂章。刊石弗朽，

奕代流芳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八。〉

太平山日门馆碑

日门馆者，东霞启晖，开岩引烛，以为名也。先是吴郡杜徵君，声高两代，德贯四区，教义宣流，播乎数郡，拓宇太平之东，结架菁山之北，爰以此处幽奇，别就基构，栖集有道，多历世年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八。〉

请雨词

华阳隐居陶弘景、道士周子良词。窃寻下民之命，粒食为本，农工所资，在於润泽。顷亢旱积旬，苗稼焦涸，远近嗷嗷，瞻天雀息，百姓祈请，永无感降。伏闻雨水之任，有所司存，愿哀悯黔首，霈垂沾渥，呵风召云，肤寸而合，使洪潦溢川，水陆咸济，则白鹄之咏，复兴於今，共伸至诚，稽颡词情，谨词，天监十四年太岁乙未六月二十日词，诣句曲华阳洞天张理禁赵丞前。〈本集。〉

遗令

既没不须沐浴，不须施床，止两重席於地，因所著旧衣，上加生裧裙及臂衣靺未冠法服，左肘录铃，右肘药铃，佩符络左肘下，绕腰穿环，结於前钗，符於髻上，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，明器有车马，道人道士，并在门中，道人左，道士右，百日内夜常然灯，旦常香火。〈《南史》七十六《陶弘景传》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